

“小联合国”女秘书长

李 动

新天地南边的月河小区可谓是黄金地段,到上海闯荡的老外们纷纷住进了这块“风水宝地”。目前居住境外人员达300多户,占小区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,注册登记的境外人员有600多人,他们分别来自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巴西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,小区被居委戏称为“小联合国”。社区女民警陈晶被居民们誉为“小联合国”女秘书长。

1.陈晶跟着老民警老白当徒弟

陈晶是80后的女大学生,长得端庄靓丽,微笑起来两个酒窝很是美丽。作为优秀大学毕业生,父亲原想让女儿报考公务员的,但是一向听话的女儿却瞒着老爸去报考上海公安专科学校。面试时,有位考官问陈晶:“你爸爸支持你的选择吗?”陈晶犹豫了一下坦率地答:“不同意。”考官一愣,追问:“为什么?”陈晶说:“我是瞒着老爸来面试的,但我相信他一定会转变态度支持我的,因为我老爸喜欢看福尔摩斯小说,从小受他的影响,爱上了警察这个职业,我选的不仅是职业,更是选择了一份自己钟爱的事业。”这位考官事后对穿上警服陈晶说:“我与你爸爸的想法一样,也不愿意让孩子再当警察,但那天我被你的坦率和真诚打动了,支持了你的想法。”

2001年的夏天,在警校学习了两年法律知识和擒拿格斗,转眼将毕业,陈晶来到新天地派出所实习。方所长听说这位女实习生英语考出了六级,正中下怀,便分配她跟着老民警老白“学生意”。晚上值班时,陈晶做的一份笔录让所长和师傅眼睛一亮。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很多字写得不好看,但陈晶的字像她的脸一样漂亮,且语句通顺,速度又快。方所长记住了这个大眼睛的实习姑娘。

半年后,陈晶毕业了,她被分局政治处分配到其他派出所,方所长反复感叹可惜,教导员不死心,一个电话向政治处点名要人,理由是她英语好,涉外地区需要这样的人才,最后如愿以偿。分管社区的周副所长见这位女大学生不但长得靓丽,而且英语基础好,又会电

脑,人也蛮机灵,便与方所长商量让陈晶出任“小联合国”秘书长。

陈晶就这样被赶着鸭子上架了。派出所一茬一茬地分来大学生,民警们对新来的大学生也感到是件稀松平常事,但是2001年秋天,陈晶来到派出所后,对这位长得有点像跳水冠军郭晶晶的陈晶,大家却格外地关心她。陈晶跟着老民警老白当徒弟,他管理着月河边上一个叫方南的小区。

十年前,月河小区与方南小区一样也是个“穷街”,新世纪初动迁了大片筒棚屋后,没想到一转眼就竖起了几幢高耸入云的居民楼,更没想到来自各国的老外们青睐此处纷纷入住进来。老外们叽里呱啦比划了半天,户籍警老白却不知所云,使得走街串巷了几十年的老法师一时间找不到北,老民警身怀基础工作一手绝活,突然间被外语废了。

刚当社区民警的陈晶虚心地向师傅请教,恭恭敬敬地给师傅递烟倒水,手里拿着笔记本,瞪着一双明眸好奇地倾听着,还不时地记录。

老白抽着烟,吞云吐雾地介绍起了社区民警的职责与特点。不是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里弄就是社会的缩影嘛,我看派出所就是个“百管部”,居民们戏称社区民警是“百管部长”。过去叫户籍警,现在叫社区警,他的职责究竟有哪些?谁也说不清、道不明。概括起来就是“上管天文地理,下管鸡毛蒜皮”。

老白喝了一口浓茶,露出了抽烟熏黑的牙齿,扳着手指比划说,你看管的事有户口管理、治安防范、侦破案件、调解纠纷、帮教失足者等等,甚至杀鸡杀鸭、抓狗逮猫、拆迁违章建筑都得找到社区警。真可谓是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”。我们社区警就是穿针引线的人。社区民警心系千万户,承包着社区的“责任田”,确保一方平安。

老白的介绍,使新来乍到的陈晶感到一头雾水。第二天上午,老白带着她来到分管的社区熟悉情况。陈晶随着老白穿过了一排排琳琅满目的商店,突然拐进了一条弄堂,只见上面挂着一排排“万国旗”,有的裤头还在滴水,当她擦去头上的滴水时,那些坐在门口剥毛豆、打毛衣的女人们都热情地与老白打招呼,又上下仔细地审视这位新来的漂亮女警察,一双双疑惑的目光好像比防盗门还坚固。

12.深夜醉酒

魏部长走后,天色已经晚了。钟雨清问乔虹:“你刚才笑什么?”乔虹说:“你怎么又叫我老师了?”钟雨清说:“叫老师不是挺好吗?”这时苏永勤走来,不由分说道:“走,跟我上得意楼去!”乔虹说:“苏老师要请客?”苏永勤点头。乔虹说:“为什么?是迎接新科长吗?”苏永勤呸了声,说:“新科长跟我有什么关系!我们谈心不可以吗?”钟雨清说:“还是我来请吧。进大院后我还没有表过心意呢。”苏永勤脸一板,说:“少废话,听我的!”

乔虹便扯一下钟雨清衣袖,这动作令钟雨清心口腾起一个热浪,他觉得在这一扯之间,两人过去的情谊一下都醒了过来。

得意楼不是县城最大的酒楼,却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。苏永勤要了个临街的包房,一坐下就吆喝服务员送酒水单来。他问钟雨清:“喝什么?”钟雨清说:“我不喝酒。”苏永勤咬牙说:“扫兴!今天不许扫兴!”钟雨清马上改口说:“那……听苏老师的,您喝什么我也喝什么。”苏永勤说:“这才是人话。”又问乔虹:“小乔呢?”乔虹说:“两位老大哥喝什么,我也喝什么。”苏永勤喝声彩,像运动员那样举起手跟乔虹对击一掌,说:“小乔好,巾帼豪杰!”乔虹笑笑说:“再来个酸奶。”

服务员送上几碟小菜,又捧来两瓶“金缸神仙”。这是天仓白酒第一品牌,58度,人称“小茅台”。乔虹嚷道:“干吗啊?一瓶喝完再上第二瓶不行吗?”苏永勤说:“不行。今晚非干完这两瓶不可。”钟雨清觉得情况严重了,不由得朝乔虹看了一眼。乔虹起身道:“苏老师要大干,我得去卫生间整理整理。”

钟雨清本来有些馋,见苏永勤一下上了两瓶白酒,样子恶狠狠的,馋劲便被压了下去。苏永勤不等热菜上来,就斟下满满一杯酒,举到钟雨清面前,用一双死鱼样的眼睛盯住他,咕咚一声:“怎么样?”这眼光刺激了钟雨清,他鼓了几下丹田,大声说:“舍命陪君子了!”遂拿起酒杯跟苏永勤一碰,仰脖干了下去。

这时,他腰间的BP机突然抖起来,一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心尖子。他想,这小乔真是的,什么事不能当面说呢?“散席后有事找你”,会是什么事呢?他撒开思绪,一时心猿意马……

苏永勤嚼着满嘴羊肉,口齿不清地说:“谁来的短信?不会是你老婆吧?不睬她,我们喝我们的!”这时乔虹袅袅婷婷走进来,一身鲜红的羊毛衫把身段衬映得愈加紧俏动人。钟雨清心头一紧,即刻便有了眩晕的感觉。

几杯酒下肚,苏永勤脸上泛起猪肝色。他说:“两位,今天承蒙你们看得起,来陪我吃顿晚饭。不是我苏某喝了马尿说瞎话,我现在心口堵得慌,一肚子里话要向两位倾吐。”

乔虹说:“苏老师你就敞开说吧。我们不能帮你升官发财,还不能帮你分忧解愁么?”钟雨清也大着嗓子说:“小乔说得对,苏老师敞开说吧。”苏永勤说:“不是我背后讲部长坏话,这次魏部长真不够意思。谭科长走了,他迟迟不肯任命新科长;现在又搞了个李子栋来当科长,这不是明明拿我一把吗?”

苏永勤一边发牢骚一边喝酒,有时哇哇嚷着让两个年轻人一起干,有时一个人独自在大口干,有时还唉声叹气连斟连干。荷叶团鱼来了,狗肉煲也来了,还添了扬州干丝和竹笋腌鲜汤,滚烫的菜水把这小包房的空气蒸得热气腾腾,也把三人的情感蒸得热气腾腾。酒至半酣,乔虹在桌下悄悄握住了钟雨清的手,钟雨清心一荡,汗顿时下来了。

苏永勤突然站起,用剑指指着钟雨清说:“不是我挑拨离间,这次李子栋来,你小钟也是个牺牲品!”

钟雨清吓了一跳,急忙甩开乔虹的手,说:“我不相干,我不相干的!”

苏永勤说:“什么不相干的?你当上科长没有?我当上科长没有?都没有。你我都成了姓李的牺牲品。难道我说错了吗?”

钟雨清看着苏永勤血红的眼睛,没敢再

说“不”字。

看,信息竟是乔虹发来的,上写:“雨清:老苏每酒必醉,你务必冷静,犯不着跟他拼酒伤身子。散席后我还有事找你。”这信息像春风一样吹过钟雨清心田,刚刚下肚的白酒呼地变成一蓬火,烧着他的